

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英雄~1

## 第一回 大院君虐待耶穌教 閔泳駿誤擊日兵船

莽莽星球互太空，古來不與現今同。圖存固國無他策，只在人民鐵血。人民各負責任，豈可苟且偷安？若皆事事委權奸，必兆滅亡之漸，朝鮮覆轍在先，前車後車之鑒。圖存首重鼓民權，不然危亡立現。

《西江月》罷，引場詩句內引出一部書來。此書名曰《英雄淚》，就是那高麗國這些年間，受日本的欺侮，跟今日隨了日本的事情。內裡有忠臣孝子，為國捐軀身死的故事，奸臣賊子，賣國求榮的典故，忠孝節義，靡有不全的。列明公你們想想，咱們中國人素常日子，都管人家高麗人叫小國人。你看這小國的人，當亡國的時候，尚有這一班愛國英雄，我們中國現在這樣軟弱，東三省眼睛看看，就要讓日俄瓜分了，恐其不能趕上人家那小國人。要到那個時候，人家該管咱們叫亡國人啦！

那位說啦，日本滅高麗，怎麼還要滅中國呢？列位不知，你們沒聽見這幾年間，外面傳言，說是外國要瓜分咱們中國嗎？怎麼叫作瓜分呢？就是拿咱中國當作一個瓜，切成幾塊，人家外國，一家分一塊的意思。想想咱們東三省，緊靠著日本跟俄國，要是分的時候，必讓日本跟俄國分了。日本要分東三省，所以先把高麗滅了。高麗緊靠著咱們吉林跟奉天，要得高麗，望這邊發兵，必定容易。因為這個日本滅高麗，緊接著要分咱們東三省了。現時日本與俄國人和好了，他們一和好，就是要合著分東三省。高麗已經讓日本滅啦，東三省也就快完啦。高麗當亡國的時候，那些英雄豪傑，忘身殉國的很多，我們現在雖然未分，也當酸心落淚。怎麼說呢？日本一下手，就想要滅咱這兩下，如今高麗亡了，他未來分咱們，是怎麼的呢？還是有點怕咱們這些民，要是咱們還拿著高麗滅亡，一點不關心，人家可就要下手啦。我們這個時候，要是尋思，怎麼應當不酸心而落淚呢？還有一件，我們東三省人，都喜歡俄國，煩惡日本，都說是日本是個窮國，俄羅斯是富國，俄國以（已）到我們這邊來，不大離的人，都有了錢花，那知道俄國那是邀買人心的計策。有一部《國事悲》，諸公看一看，可也就知道他們都是一個樣子了，要看見那《國事悲》，跟現在咱們小說這部書一聽，日俄對待亡國人，那個毒辣的樣子，真是讓人說不愛說，聽不愛聽。回首想想，我們的國家，這個危急的樣法，咱們當百姓的，當想個什麼法子，以愛這個國呢？可斷不要願意隨俄國，那國也是不好哇！以上所說這些話，靡別的意思，不過讓我們聽書的列位，知道一知道亡國的慘狀，也就是了。閒話少說，書歸正傳。列明公愜意落坐，聽在下喉嚨啞嚨，奔瓜弔字，慢慢的道來。

表的是混熾初開天地分，陰陽交泰生出人，盤古時人間披樹葉，人皇氏才留下穿衣襟，伏羲氏創下烹飪火食法，神農氏嘗草傳醫到如今。黃帝時間文物備，衣冠禮樂煥然新。歷代帝王都是他的後，所以我們漢人稱曰黃帝子孫。黃帝以後曰唐虞，揖讓天下重人倫。堯舜之世洪水為患，茫茫大地無處存身。後有那禹王治水山川走，分出來九州疆土安萬民。這帝舜見禹功勞大，才將天下讓與他為君。夏家天下四百載，桀王無道信奸臣。成湯起義南巢放，一統山河屬於殷，商家天下六百載，出了一君叫紂辛。紂王信寵妲姬女，剛剝孕婦剖賢人心。作威殺戮毒四海，周武觀兵到孟津。牧野以誓武誅紂，將其子祿父封於殷。紂王有個庶兄叫箕子，一心不為周家臣。到後來箕子封於朝鮮地，才留下高麗這國人。漢武時高麗為那三韓纂，所以又管高麗叫韓民。唐太宗伐遼過東海，斬其大將名蓋金。由此世世服中國，年年進貢歲稱臣。論起來高麗也是黃帝後，他與我國本是同種又同文。現今高麗滅亡人人曉，眾明公聽著怎麼不關心？這本是高麗已往實情事，要聽還得開正文，今日不把別人表，表表日本伊藤君。

話說日本國明治初年間，在西京地界出了一位英雄，名喚伊藤博文。此人幼時讀書勤力，修成了滿腹經綸，嘗抱勤王開國之志，氣吞宇宙之心，每逢鄉中有可辨（辦）之事情，他勇往直前，不顧性命的去作。有一日，在屋中悶悶不樂，遂拿起筆來，照著自己的志向，題了一首詩，詩曰：

豪氣堂堂橫太空，日東誰使帝威隆。高樓傾盡三杯酒，天下英雄在眼中。

他題這一首不要緊，可就被各處唸書的人知道了，一個傳兩，兩個傳三，傳來傳去，傳到他們國王的名下。國王一看這首詩，乃召文武百官上朝。文武百官來到金鑾殿上，三呼禮畢，國王命常隨官，搬過幾把椅子來，賜各大臣坐下。眾臣謝恩已畢，一齊坐下說道：「我主將臣等喚來，有何吩咐？」國王道：「無事不敢勞動眾卿，今日寡人有一件要事，眾卿不知，聽寡人道來。」

明治皇未從開口笑欣欣，叫了聲眾卿不知聽王云：「日本國不過區區彈丸地，想只要增長國勢必用賢人。若等到數年以後人滿為患，殖民之地咱們何處去尋？現如今中國昏昏在夢裡，那朝鮮不修內政竟愚民。我看那朝鮮將來能為我有，東三省亦可接著往前吞。這兩樣事情雖是甚容易，然必須本國內先立住根，聞聽說伊藤博文學問好，王有心用他為個外交人，先命他歐美各國訪政治，回來時籌備立憲固邦根。憲政成然後通行蠶食策，那時節不怕無地就怕無人。因此才寡人來把眾卿問，望眾卿各抒所見向王陳。」這君王說罷了前後一些話，又聽那內閣尚書尊聲聖君。

日皇說了一片言語，內閣尚書木戶起身奏道：「我主既願用伊藤為官，此事甚容易。微臣府下有一先生，名喚麥田春。此人素與伊藤博文有舊，也曾在臣跟前，誇講伊藤之才。我主今日，可備些聘禮，命麥田春明日就去請他，那伊藤斷無不來之理。」日皇聞言，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事情可也真湊巧，寡人正愁聘請無人，怎麼就有這麥田春呢？」急命常隨官，備下千匹細錦，五百兩黃金，國王親自修了一封聘賢的書子，又命人上木戶府中，喚來麥田春。麥田春來在金闕之下，俯伏在地，口尊：「萬歲，喚小人那邊差使？」國王說道：「這有一封書子，細錦千匹，黃金五百兩，你拿著去上西京，請那伊藤博文，前來居官。明日就要前去，不要遲延。」麥田春說：「遵命。」於是帶了書子，拿了金帛，歸本府去了。日皇又命打典退朝，諸大臣各歸府下不表。

單說麥田春來在木府，歇了一宿。第二日清晨起來，用了早膳，收拾了行裝，拿了盤費，帶了二個跟人，備上三匹快馬，行李聘禮揹在馬後，上了坐騎，可就撲奔西京走下來了。

好一個為國求賢麥田春，他不住馬上暗沉吟，說道：「是我皇今日下個求賢詔，他命我西京去請伊藤君。伊藤博文本是當今一豪傑，若出世必能為國建功勳。」麥田春正在馬上胡叨口，又見那百般紅紫門芳春，見幾處堤邊綠柳垂金線，見幾處隴陌佳禾色色新。又聽那百鳥林中音百轉，千家的婦女笑言頻，漁子河邊垂釣，樵夫深山動斧斤。走過了三里桃花鎮，又過了五里杏花村。杏花村裡出美酒，桃花鎮裡出美人。一路有花也有酒花，酒難留有人事。簡斷捷說來的快，這一日來到伊府門，甩蹬離鞍下了馬，又只見院中走出一個人。

話說麥田春，這一日來到伊藤門首，搬鞍下馬，正要上前去問，只見從院中走出一個人來。麥田春擺手問道：「此是伊家嗎？」那人應道：「正是，你們是那方來的客人呢？」麥田春道：「你且莫要訊問，快去房中稟報，就說有東京麥田春來訪。」那人聞聽，急急忙忙跑到了上房，正趕伊藤在屋中看書。家人說道：「稟爺爺得知，外面有麥田春先生來訪。」伊藤聞言，慌忙走出上房，來到門外。二人對面行舉手禮，命家人將僕人馬匹，安置別處，次將麥田春讓到上房，分賓主坐下，各道數年不見的恩情。又見家人獻上茶來。茶罷擱盞，伊藤道：「今日可是那陣風，把賢弟你吹來的呢？」麥田春道：「兄長有所不知，只因國王見了兄長之詩，甚有愛才之意，故命小弟前來相聘。現有國書信並聘禮在此，乞兄長過目。」伊藤接過書信一看，真是些謙恭卑禮，乞求伊藤出世的話。伊藤看了一遍，說道：「既蒙國家見愛，小弟敢不盡犬馬之勞？」即命家人收拾行裝，明日隨著麥田春出了家門，撲奔東京，夜宿曉行，非只一日。這日到了東京，見了國王，國王說道：「久聞先生大名，如春雷貫耳。今日之見，乃三生有幸，先生何以教寡人治日本呢？」伊藤道：「我主願聽，待臣下道來。」

伊藤那滿面和氣帶春風，尊了聲：「萬歲！臣的主公，現如今歐洲諸邦那們強盛，都因為憲政完全那一宗。臣有心先上西洋訪政策，考察政治往列國遊行。有學問然後才能作大事，若不然咱國家得何日興？」日皇聞言心歡喜，說：「愛卿的見識與王同。你明日就可束裝往歐美。」伊藤說：「臣我尊命，明日就行。」書要斷捷方為妙，離留囉嗦困明公。

這一日伊藤將要赴美國，君臣們餞行在十里長亭。伊藤他辭別在朝諸元老，這才坐上火船赴美京，在美國住了一年整，又到那英國住了五六冬。俄、法、意、奧遊歷各遍，合計整整費了十年功。十年來採取了十餘國的政，他這才坐上火船奔正東。

回朝來在日皇殿前奏一本，他言說：「臣要變法把日本興。」明治說：「寡人早有維新意，今日就讓愛卿你實行。寡人封你為個全朝大宰相，你須要真心無二來盡忠。諸般政治隨你改，那樣不好任你更。」因此才維新大變法，但見那國勢日日增。

眾明公你們都說日本他強盛，那知道人家作事與咱大不同，有了賢人人家就要用，有了好人家就要行。事事都要隨民意，哪像我國那些賊官污吏糊塗蟲，作出事盡是一派強壓力，哪有那一件事兒順民情？勸大家從今後別把官府靠，各人家謀點本業是正經。押了此事咱們且不表，再表法美駐日的領事公。

話說明治用了伊藤，維新變法，當下驚動了法國的領事札林、美國的領事安泥氏。這一日，兩國的領事會在一處，札林說道：「賢弟，你看日本現今維新變法，民氣日增，將來東亞的利權，必為他們占了，咱們何不往本國打電呢？」那位說：「得啦，你不用說了。法國跟美國，本是兩國，語也不是一個樣，字也不同，他兩個人怎麼能夠說話呢？」列位有所不知，現在這個時候，各國辦大事情，全是用英國語，他兩國語雖是不同，全是說英國語呀。往後無論那國，全是這個樣子，列位不要疑惑。再說那安泥氏說道：「長兄之言，甚是有理。」於是他二人各自修了一封書子，到了電報局，打到本國去了。這且不表。

單說法國皇上，那日早朝，只見外務部大臣，呈上了一封書子，法皇接過書子，拆開一看，但只見上寫著：

駐日領事札林三頓首，叩稟我皇萬歲王閣中。現如今日本用了伊藤為宰相，維新變法民氣甚是雄。他一心要取高麗為殖民地，他又要侵佔中國省關東，望我皇速速想個對待策，萬不可讓他侵佔咱們的利權中。法皇看罷了札林這封信，不由的他腹內叮嚀好幾叮嚀。

話說法皇看罷了書信，對各大臣說道：「日本明治維新，甚是雄猛，咱們可是如何對待他呢？」內有外務部大臣阿根奏道說是：「我主不要犯愁，咱們候上幾天，聽聽美國有甚麼方法，然後咱再跟他合著去辦，豈不妙嗎？」法皇開言說道：「愛卿之言，甚合朕意。」急上外務部，選了幾個人，去上美國打聽消息。探了幾天，打聽消息的人回來，說道：「那日美國，接著他們駐日領事的電報，他國在議院中開了一會議，出一個道來，想要派些個耶穌教徒，上高麗國，以傳教為名，好開化他的民智，他們的民智一開，那日本就不能怎的了。」法皇聞言說道：「此方甚好。」於是也就派了些個耶穌教徒，去往高麗傳教，這且不表。

單說我朝同治初年，高麗國王晏駕，無有太子。大臣們商量著，把大院君李昰應的兒子李熙立了。年方七歲，不能聽政，所以大院君就為了監國攝政王，金宏集為宰相。這金宏集，本是一個貪賊賣法的奸臣。他薦舉了一些個小人為官，就是那鄭秉夏、樸泳孝、金玉均這一黨人。大院君又荒淫無道，不修國政，因此那全國的百姓靡有一個不怨恨他的。

這一天早朝，有皇門官奏道：「啟奏我王得知，外面有法美來的五百餘耶穌教，要在咱國傳教，現在午門外候旨呢。」大院君聞聽此言，問諸大臣曰：「他們前來傳教，這個事，可是讓他傳不讓他傳呢？」只見班部中轉出兵部尚書雲在霄來，上前奏道：「說他傳教是好意，我主斷不可拒絕。」大院君又曰：「他們既是好意，與咱有何好處呢？霄愛卿你說一說，與本監國聽。」雲在霄道：「我主不知，聽臣道來。」

雲尚書未從開口面帶歡，尊了聲：「我主不知聽臣言：耶穌教本是上帝一分子，全仗著傳教天下化愚頑。所說的俱是忠君愛國大實話，所講的盡人人自治保利權。英美的國民那樣強盛，也都是耶穌教徒化的寬。我國民現今實在不開化，有何人知道保國求治安？耶穌教今日替咱把民化，那恩情豈不真是重如山？望我皇不要狐疑把旨下，讓他們速速傳教在這邊，聞人說日本現在大變法，不久的就要通商到此間。那時節我們的人民要是不開化，是何人與那日本爭利權？利權要是到了外人手，想只要圖存保國難上難。而且說中國現今也是很軟弱，那能夠替著咱們求治安？為今計莫若速速開民智，若不然國家不久的就若完，國家強全仗著多數的老百姓，百姓強那國家也就穩如山。想只要為世界上一個獨立國，不開民智什麼方法也是妄然。勸君王快快的想個新策，可千萬不要仗著人家保護咱。」雲尚書說罷了前後一些語，又聽那院君在上開了言。

話說雲在霄說罷了耶穌教傳教，有多少好處，大院君說：「愛卿你方才說的這些話，本監國我看之也不大離，就依愛卿，你的酌量之辦去罷。」雲在霄下了銀安殿，來在朝門以外，看見那耶穌教徒，全在那裡候旨呢。雲在霄來至近前，那些教徒皆行了舉手禮。大人還禮已畢，說道：「我主傳下旨，命你們自由傳教，望諸君熱心教化，可不要讓那無知的百姓，藉事生端。」眾教徒唯唯而走，大人亦坐上轎子，歸府去了，話分兩頭。

單說日本自維新以來，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不知不覺的也就是十拉年。這一日正是他國立憲的一個紀念日子，於是那滿朝文武，跟他們的皇帝，可就開了一個大會，叫作紀念會。飲酒之間，明治可就對伊藤說了：「寡人嘗愁咱國人滿為患，想只要在外侵佔點土地，又怕本國根本不固。現今憲法已經都完全啦，民氣已狠（很）強啦，寡人要經營朝鮮與中國，可得什麼政策呢？」

伊藤開言道尊聲：「臣主公，想要圖朝鮮臣有計幾宗：第一先要與他定下通商約，將領事安在他們的京城。各商人全讓他往高麗去，使喚著他們商業不能興，使喚他利權漸漸外溢了，使喚他巡警財政皆在咱手中。然後再想個別的方法，於領事館安上咱們的兵。雖有那冲天手段讓他不中用，雖有那撥雲的武藝讓他不能行。管教他數萬人民歸我管，管教他十三道的土地一齊扔。管教那朝鮮地圖變了色，管教那歐美諸邦膽戰驚。那時節誰來干涉也不怕，若不然咱們就與他動刀兵。得了高麗然後咱再瓜分東三省。我的主你看這個方法中不用？」正是這伊藤殿前來划策，又聽那皇門官進來稟一聲。

伊藤正在說那經營朝鮮的政策，只見那皇門（館）官進來稟道：「外邊有九州商人吉隆，言說有要事來見大人。」伊藤說：「將他喚進來吧。」不一時，皇門官將吉隆帶進來，站在殿下，伊藤離坐問道：「你有何事來告呢？」吉隆道：「小人無事不敢到此，只因前幾年，小人在歐美各國貿易，見他國的耶穌教徒，漸漸的東來。至今年，小人在高麗仁川貿易，看耶穌教徒，在他們處的甚是不少，他們信教的也很多。後來打聽著人說，是什麼雲在霄，願意讓耶穌教在他們那邊傳教。小人想朝鮮人若是全信了教，開了智識，咱們要經營他們的地方，豈不是難啦嗎？望大人想個方法以處之。」伊藤聞言，點首會意，遂命人拿過十五圓錢來賞吉隆。吉隆不受，說道：「此是小人應盡的義務，曷敢受賞呢？」伊藤說：「我不是賞你，我是鼓勵別人。」於是吉隆受錢而去。

眾明公，你們看日本一個商人，全有愛國的心思，望諸公往後作事，都照吉隆這樣才好。閒話少說。

單說日皇聞聽此言，（對）伊藤曰：「愛卿有何方法？」伊藤道：「我主勿憂，臣自有方法。」當日天色已晚，各大臣歸府去了。伊藤來到府中，叫家人伊祿，說：「你上木大人府中，將麥田春先生請來。」伊祿說：「是了。」不多一時，麥田春來到，讓至書房，分賓主坐下。麥田春道：「兄長將小弟喚來，有何事相商？」伊藤走至身前，附耳低言說道，如此如此。麥田春會意，辭別伊藤去了。這且不題。

單說韓國的宰相金宏集，這日正在屋中悶坐，忽有家人來報，說道：「外邊有日本使臣麥田春求見。」金宏集聞言，忙忙頂冠束帶，迎出門外，讓至客廳，分賓主落座，說道：「貴國來到小邦，有何事辦呢？」麥田春說道：「鄙人奉了我國皇帝旨意，特來貴國修訂商約。」

列明公有所不知，這個商約，就是你國上我國做買賣，我國上你國作買賣，兩家定下一個合同的意思。再說麥田春，將定約的事情說完，遂獻出明珠五十顆，佩刀兩把，軍衣一身，說道：「這是敝國一點薄禮，望大人收下，若事成以後，將來還有重謝。」金宏集並不推辭，收下了禮物，說道：「鄙人自能盡心去辦，明日聽信吧。」說罷，麥田春辭別了金宏集，回旅館去了。

第二日清晨早朝，金宏集將此事奏與大院君。大院君問各大臣曰：「你們看這個事情，可行不可行呢？」忽見班部中，走出一個人來，說道：「日本想只要奪咱國的商權，所以來修訂商約，此事斷不可行。」眾視其人，乃兵部尚書雲在[在]霄也。大院君說道：「既是不可行，就讓他回去罷。」即捲簾退朝。

金宏集回到衙門，麥田春早已在那裡候著呢。見金宏集回來，起身說道：「事情怎麼樣了？」金宏集答道：「不妥，被那雲在霄老兒給破壞了。」麥田春聞聽說雲在霄的名字，他可就沉吟半晌，自忖道：「我此來正為這老兒，何不乘機會，將他離間於外呢。」主意已定，遂向宏集說道：「此雲在霄，不是讓耶穌教在你國傳教的那們（個）人嗎？」宏集答道：「正是。」麥田春說道：「哎呀！這個人的意思，可實在不好哇。」宏集說道：「怎麼呢？」

麥田春開言道尊聲：「大人哪，提起耶穌教實在不好哇。耶穌教雖然以傳教為名，實在是說神道鬼竟瞎叭。全仗著人多勢眾來作亂，動不動就要欺侮那國家。那英國的皇上也曾被他們更換，法國的大臣也曾遭過他們教（殺），英法國的人民也曾經過他們塗炭，英法國的社稷幾乎未亡於他。這耶穌教專講究與那政府作反對，這耶穌尋著官家錯兒就要殺。現如今貴國也有了耶穌教，不久的就要把你們來欺壓。漸漸的你們國的人民全信了教，問大人你可用什麼道兒制服他？那時節恐怕你們的富貴不能保，那時節恐怕你們的腦袋搬了家。依我著（看）不如將他們全趕出去，省著他在貴國以內把亂發，次將那雲在霄老兒調在外，你皇上必能與你把官加，然後再與我國把商約訂，我情願每年與你三千銀子花。我說此話你要不信，今日就與你把押畫。」金宏集聽罷了前後一些話，他這才垂頭喪氣把話答。

話說金宏集聽罷了麥田春一片言語，嚇的魂不附體的說道：「我不誠（曾）想這耶穌教，還如此利害嗎？我必定將他趕出國去。至於商約之事，我定然與貴國辦成，望祈多等幾日才好。」麥田春說道：「望大人在意也就是了。」於是麥田春辭別宏集，坐上輪船歸國去了。

眾明公，你們聽聽，方才麥田春所說的這些個話，全是那伊藤附耳低言之語，不可不知道哇。這且不提。

單說金宏集復又到了大院君府內，見了大院君，將麥田春的話，對他細細的說了一遍。大院君說：「這是雲在霄的主意，明日讓他去鎮守平壤，不在京中也就是了。那個耶穌教的事情，愛卿你看得怎麼辦呢？」金宏集說道：「依臣愚見，明日咱出上一張告示，讓那耶穌教徒全都出去。他若不走，咱們再讓那百姓殺他殺。一個耶穌教，咱們賞錢多少。那時節他們怕殺，也就走了。」大院君說：「就是這個主意。」到了次日，先將雲在霄打付鎮守平壤去，然後又出了一張趕耶穌教的告示。那百姓一見這張告示，可就虐待起那耶穌教來了。

好一個無道昏王大院君，他一心要虐待耶穌教人，出一張告示就把他們趕，立刻就不讓他在國內存。說是要有人殺了耶穌教一個，國王就賞他五兩銀，有人要是殺了人兩個，就與他九兩零十分。無知的百姓一見心歡喜，他這才拿刀動槍來殺人。十來天殺了無數耶穌教，手拿著人頭去領銀。耶穌教一見事不好，一個個可就慌了神，急忙忙不分晝夜望外地跑，可一下子出了這座門。這一日來到了本國地，各向國王奏了本一份。法美皇上見了這一本，急派大將可就點了軍。教軍場上選了三萬人共馬，大炮拉了三百多尊，大兵發到朝鮮地，殺了個山崩土裂天地昏。